

原著作者：曹雪芹 无名氏



【修订版】

红楼梦 上

整本书阅读任务书

整本书阅读任务书编委会 / 编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任务书 / 李煜晖, 张爱明主编. — 修订本.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2.6
ISBN 978-7-229-16684-7

I. ①红…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阅读课—高中—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53225号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任务书（修订版）

《HONGLOUMENG》ZHENGBENSHU YUEDU RENWUSHU (XIUDINGBAN)

李煜晖 张爱明 ○ 主编

出版策划: 郭 宜 至弘传媒

责任编辑: 傅 栩

责任校对: 刘 刚

装帧设计: 王 静 肖 琴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天旭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19 1858011881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68.25 字数: 1368千

2022年7月1版 2023年12月第24次印刷

ISBN 978-7-229-16684-7

定价: 98.0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136680774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任务书（修订版）编写组

主 编：李煜晖 张爱明

策 划：熊少华

副主编：陈立今 姚树义 陈远霞 韩 鹏

编写人员（按姓名音序排列）：

蔡文臣 樊后君 盖 伟 高利霞 高兆娣 勾文君

苟晓东 郭 林 韩 甫 韩慧清 韩雅琪 李国强

李庆华 李岩鹏 梁洪梅 刘春玲 刘 伟 刘晓琴

罗应昕 骆 佳 庞 冉 蒲 韬 任 萍 孙晓燕

谭 坛 童朝阳 汪 飞 王 浩 王 建 王一涵

韦昕楠 谢 虹 姚 文 袁 宇 赵成程 赵渊博

一个不将就的团队，按照高中生应达到的水平设计阅读任务，按照高中语文教学应呈现的样貌提供教学参照，按照考试评价应观照的能力要素提供检测工具，不回避现状，不好高骛远，努力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帮助，难能可贵。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 吴欣歆


作为必读书目、小说标准、文化经典，《红楼梦》值得我们细读。李煜晖老师的这本书，是深度解读《红楼梦》的助手，能帮师生成为名著阅读的能手。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既有高屋建瓴的导读，又有细心体贴的伴读；有专题学习的路径，还有质量检测的标准——《〈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任务书》可作为《红楼梦》阅读的入门书，也可作为《红楼梦》教学的入门书。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



编者寄语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版）》颁布以来，以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为鹄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引起广泛重视。一方面，这是落实国家政策的需要；另一方面，实现学生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四方面核心素养的综合协调发展，也是语文教育自身的需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作为贯串高中三年的学习任务群，受到的关注和重视也最多。《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被纳入统编教材必读书日和必考书目。如何开发教学用书，如何实施《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如何命制测试题目，都是实践层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有了端正的阅读态度、科学的思想方法，充分认识到《红楼梦》的教学价值，只是阅读《红楼梦》的前提。从培育语文核心素养的目标出发，要把《红楼梦》整本书阅读教学落到实处，则至少还需要做好三项工作。第一，要创造条件，使学生踏踏实实把这本长篇巨制读完。第二，核心素养的培育不靠知识灌输，而靠真实情境下积极的言语活动。要设计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语文实践活动，调动学生兴趣，使他们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建构经验，形成认识，反思方法。第三，毋须讳言，要关注学习评价，尤其与升学有关的考试评价，使学生有真实的获得感，让即便对文学作品兴趣不足的同学，也能达到应有的学业水平。

本着以上认识，《〈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任务书》编写组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为出发点，设计撰写了四个板块的内容。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又共同致力于“新课标”的教学目标。第一部分是“全书导读”，解决的是前提性的问题。第二部分是“章回伴读”，我们采取“注释”“评点”加“提问”的办法。“注释”解决的是学生在文字、背景知识等方面的阅读障碍，贵精不贵多。“评点”则借鉴明清小说评点家们的做法，含随文评点和章回总评两部分内容。随文评点重在解读思想情感和写作手法，择要加以指导；章回总评重在梳理和概括章回内容，指出上下回之间的关系。“提问”则对该回书的关键内容设问，表述精短，重在激发思考。第三部分是“专题研读”，围绕《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等，设计了十二个专题研读方案。这些方案围绕特定选题，用环环相扣的任务引领学生做较深入的研究。为便于同学们具体操作，方案里还设有“研读建议”和“参考文献”等栏目。第四部分是“质量检测”，根据近年来高考命题趋势，研制考试命题，供考评或自测。

本书的读者定位既包含教师，也包含学生，实际有“整本书阅读教材”的意味。第一、二部分，侧重指导学生自读；第三、四部分，侧重帮助师生共读。师生“各取所需”，分别单独使用亦无不可：教师研读第一、二部分有助于对原著的理解；学生研读第三、四部分也可用于自主训练。

关于原著，我们选取了庚辰本（前八十回）和程乙本（后四十回）为底本，并综合各个版本，以方便学生阅读为前提，对部分字词和表述做了统一与修订。对于前八十回庚辰和程乙两个版本的诸多不同之处，我们多保留庚辰本内容。然第一回“木石前盟”传说、一些流传较广的诗词以及个别前后相互照应的细节，我们综合考量，采用了程乙本的内容，以求前后文脉络基本一致，不至令读者产生疑惑。

分工情况是，李煜晖老师负责本文的撰写以及全书体例、样章的设计和统稿工作。重庆张爱明老师和南京姚树义老师组织团队完成第二部分。北京陈立今老师组织团队完成第三、四部分。

凡事总要有人先做起来。重庆出版社近年来推出一系列整本书阅读任务书，观念之新、用功之勤令人感佩。在本书的设计和撰写期间，得到段昌兵博士、熊少华老师的支持和协助，在此向两位老师以及参与本书编写、编辑的所有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们深知，撰写一本高质量的整本书阅读教材困难重重，撰写《红楼梦》的教材更是充满挑战，非对红楼、对学生、对语文教学规律和课改形势有深入理解不可。扪心自问，我们的学养和经验还远远没达到理想水平，加之时间紧、任务重，讹误、不足在所难免，希请读者谅解并指正，以期再版时得到完善。

目 录

◎ 全书导读 001

◎ 章回伴读 018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18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028
第 三 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035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045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052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061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069
第 八 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077
第 九 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085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092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098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105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10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16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22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28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36
第 十 八 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46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54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63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69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75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83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89
第 二 十 五 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98
第 二 十 六 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07
第 二 十 七 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15
第 二 十 八 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22
第 二 十 九 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232
第 三 十 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241
第 三 十 一 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48
第 三 十 二 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56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63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69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77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86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94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305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13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20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330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338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46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54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62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71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80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88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96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404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12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20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29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38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47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456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66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78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486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492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501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508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521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533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44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552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558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568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77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85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93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603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612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621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633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644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653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664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77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683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691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噩梦	699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708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717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725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734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741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748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脚绝粒	755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762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768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774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782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789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798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805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812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823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830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837
第一〇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843
第一〇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852
第一〇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858
第一〇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865
第一〇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驷马使弹劾平安州	872
第一〇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878
第一〇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884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891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899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诘失人心	908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915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923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931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939
第一一五回	感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945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953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961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969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978
第一二〇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988
◎	专题研读	997
	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红楼梦》前五回研读	997
	除却巫山不是云——宝黛的知己爱情	1005
	侯门闺秀中的改革者——贾探春的“敏”与“威”	1016
	观乎人文解深意——红楼环境的意蕴探寻	1024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文	1035
	字字看来皆是血——《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1054
◎	质量检测	1065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质量检测（A组）	1065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质量检测（B组）	1071





王国维先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明清以来，小说大盛，涌现出一大批杰出小说家和大量小说作品。长篇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短篇小说集如“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共同构筑了一个跨越历史时空、展示世情百态、纵横人间天上的艺术世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康乾年间曹雪芹作的《红楼梦》，堪为明清小说中的翘楚。曹雪芹名霁，字梦阮，号雪芹，生卒年月不详，祖籍不详，生平事迹不详。这种情况在明清小说作者身上非常常见。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以诗为言志的载体，以文为载道的工具，以史为资治的镜鉴。这三种是士大夫的本分，有一二可取，即被世人传颂。因之具名者多，传名者亦多。小说则不然，“稗官野史”之流于仕途经济无甚用处，且文字原非“正经”，内容多有“异端”，常被视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或不足为数的杂学。作者心中大抵有一段渴望抒发的愤懑，借小说以浇其块垒；或天性中于“故事”有一段痴情，借著述以终余年，少有名垂青史、著之竹帛的“大志”。读者既以之为消遣、为杂学，“醉余睡醒之时，避世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也就罢了，很少关心书的来历和作者生平。加之明清文字禁锢颇严，士人动辄因言获罪。小说家不署真名，只用字号，甚至有意制造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笔名，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后世得窥庐山真面，难上加难。

明代有“四大奇书”之称，是为《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建国后又有“四大名著”的说法，舍《金瓶梅》而代以《红楼梦》。这五本书艺术性最高、影响力最大，可迄今还没有一本書的作者生平、成书时间说得清，连作者是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兰陵笑笑生以及曹雪芹，都是未知数。把这些作为专门的研究问题，“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订这本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胡适《红楼梦考证》）”，是“考据派”的主要工作。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红楼梦》的作者大概是曹雪芹，而曹雪芹约生于清圣祖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约卒于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享年不到50岁，就得益于考据派的

工作。我们又知道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颀或曹颢之子，他13岁以前经历过一段锦衣玉食的生活，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因抄家迁居北京，生活在北京西郊，渐至穷困潦倒，“举家食粥酒常赊”，也从考据得来。至于《红楼梦》成书时间，续写的作者，《红楼梦》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蒙古王府本等十几个重要版本等，考据者更是功不可没。

旧红学的考据是零星的、碎片式的，所用的史料也精芜杂陈。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一出，情况大为改观。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确凿的材料、科学的方法，推演和还原《红楼梦》及其作者、版本的情况。随着研究的专精，考据又细分为“曹学”“版本学”等不同领域。对考据一派，要客观看待。由于史料太少，很多重要的问题即使兀兀穷年，也难有确凿的答案，此其一也；其二，追本溯源，何以要知道作者的情况、成书的情况和版本的情况？归根结底还是要服务于《红楼梦》的阅读。知人论世，是阅读文学作品的不二法门。对作者生平经历和思想变迁的过程了解越多，越有益于把握全书的思想；对成书的年代定位越准确，越有益于了解创作背景；对版本情况掌握得越充分，越有益于梳理创作加工的过程，辨别不同版本在语言文字上的造诣。倘若舍却文学鉴赏的用途，专攻考据，甚至“为考据而考据”，固然能够满足学者的“痴”和“癖”，也能为读者提供背景资料方面的知识——但恕我直言，这有“舍本逐末”的嫌疑，要求青少年读者这样做是不相宜的。

更不相宜的乃是“索隐派”。《红楼梦》开卷有云：“作者自云：因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既然“隐去”，自然逗引读者“索求”，索隐派由此而兴。客观来说，《红楼梦》确实有为数众多的“隐语”，像“谜面”一样，吸引读者猜测。如第五回，有金陵十二钗（部分）的判词，预示这些薄命女子的命运，结果一一应验。这些谜语是如何“隐”的，情节发展又是如何“应”的，都在读者可猜的范围内，也是“应猜”的内容。经过这样一个“猜”的过程，读者体会到“预叙”的技巧和魅力，对中国传统叙事学加深了解，这是欣赏作品的应有之义。遗憾的是，索隐派的猜法不是这样，他们把书中的“隐语”，当成对历史上真实人事的“谜面”，从书内直接猜到了书外。猜谜猜久了，连一些原本不是隐语或不一定是隐语的内容，也堂而皇之猜了起来。这就根本上违背了小说阅读的规律，迷失在妄求、妄议的泥潭里。俞平伯先生曾提出过严正的批评：“《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他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梦》的身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钻牛角尖，求深反感也。”

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二编》中提出，《红楼梦》是“故相明珠家事”。王梦阮、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中提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甚至我们熟悉的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也作《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凡是猜谜，都要讲一点证据和逻辑。在这一方面，索隐派很有特色。用胡适的话来讲，他们“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实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就以《石头记索隐》为例，我们不妨举一段原文，看蔡先生是怎样附会的。

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食汉人余唾也。……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创开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使该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太牵强了。《石头记索隐》后面的文字把林黛玉、薛宝钗、湘云等比附为明末清初的朱彝尊、高士奇、陈其年，论证的方法更加荒诞不经。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做了有力的批驳，不一一赘述。事实上，考据派兴起之后，索隐派渐趋式微。在今天的红学界，虽然仍有人乐此不疲，各执己见，争吵不休，但不可否认，索隐派的影响已经远不如当年。无论谁都知道，历史是历史，文学是文学，艺术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如果非要把二者一一对应，那真是缘木求鱼。纵使曹雪芹复生，问他小说中人物原型究竟取自何人，小说中事件究竟影射何事，恐怕他也难以遽对——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第三种值得注意的是“题咏派”。“题咏”，就是借着诗、词、赋、赞等类型的文字，抒发自己对人物、故事的感慨。我们知道，经典作品都有强大的感染力，读者一旦入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欲罢不能。轻者如醉如痴，以书中人为眼前人，以书中事为身边事，张口“我湘云”如何，闭口“我凤姐儿”如何。述诸文字，则有感慨系之、人我不分的抒情议论。重则以书中人物自况，行事疯疯癫癫，移了性情。题咏派就从这种阅读方式生发出来。旧作《金陵十二钗咏》《红楼梦题词》等、新作如蒋和森的《红楼梦人物赞》等都属此类。和索隐派相比，题咏派更接近文学欣赏，至少是真情实感的抒发，这是它的好处。其弊也很明显，那就是主观情感泛滥，缺少审美的距离；文字上又过于追求辞藻华美，缺少理性深度。试看蒋和森写“林黛玉赞”：

你是眼泪的化身，你是多愁的别名。

潇湘馆的竹影，用幽暗的绿色深染着你的眉尖；时代的大气，把浓重的忧郁渗入了你的灵魂。

幼丧父母，寄人篱下的命运，在你的内心结成解不开的隐痛；大观园里的繁华

热闹，只是愈益衬托出你心里的孤寂；别人家中的笑语温情，却又加重了你心里的悲酸；而靠着别人的怜悯和施舍来过日子，更是严重地挫伤了你的自尊。

这样的文字初读固然是好的，细细思量又觉得空洞、肤浅，有些词汇甚至经不起推敲。“时代的大气”指的是什么？林黛玉是靠着别人“怜悯和施舍”过日子吗？蒋的文章还算好的，更多则如茅盾所说，“都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慨，要而言之，无非画饼充饥，借酒浇愁”。

相比之下，第四种更重事实和理性，主张细致的文本分析，但他们的着眼点不在文学，而在文学之外的领域，我们称之为“百科派”。《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饮食、服饰、医药、建筑、园林、经济、民俗、宗教无所不包，这是“百科派”的文本基础。随着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日益兴起，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解读阐释经典作品，拓展了人们对作品的认识。“百科派”中有一些贯通中西、立论谨严的著作，确实能给读者以更新颖、更丰富的启迪。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以社会文化学的视角解读《红楼梦》，引领读者深入贾府的家庭生活，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家庭，剖示传统社会的文化与伦理格局，演绎社会风气的流转，见解精微，别开生面。这类研究往往是作者先有一个学科做基础，头脑中有了“主见”，再深入文本挖掘素材，借《红楼梦》说出自己的一番理论。与其说是对《红楼梦》的研究，不如说是借红楼做研究。当然，萨孟武这种高品质的著作不多，“百科派”有很大一部分采取线性对应思维，流于琐屑的实用主义。正如学者汪涌豪所说，琐细到钻研红楼梦的汤文化、粥文化、燕窝文化等，并详列食单，以证养生，就不免“兼差”太多，失了原意。

细分起来，“红学”还有很多流派，如以改写、续写为己任的“创作派”，影响也比较大。可惜，限于作者的生活经验和才情，这些创作难以媲美前八十回，比之高鹗的后四十回也相形见绌。

红学各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方法往往杂糅在一起。考据者时有索隐的倾向，如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索隐派也不免题咏的雅兴。考据、索隐之余，恨高鹗续书之不足，捉刀代笔者大有人在。近些年，因《红楼梦》而蔚然兴起的“‘红学’学”，大有成为研究对象的趋势。可以想见，未来“‘红学’学”“‘红学学’学”，屋下架屋，不厌其烦，简直要令人目不暇接。学术研究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各抒己见、百花齐放，原是应该鼓励的，但这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况，也应该引起足够的警醒。

二

概述一些流派的研究内容和思想方法，不是为了探讨“红学”问题——主要还

是为引导青少年读书。《红楼梦》一经问世，洛阳纸贵，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风评。可见，《红楼梦》的吸引力是极强大的。两三百年过去了，无论男女老幼，都知道这样一部小说；受过一点教育的，又都能从教科书中学来一句套话：《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高峰。然而，真正读过（包括略读）的中学生又有多少呢？从教学经验以及一些权威机构的调查看，情况不容乐观。大多数中学生久闻其名，却连前几回都没看过，能通读下来甚至反复阅读者凤毛麟角。升学备考的压力、沉重的课业负担、网络小说的流行等等，都冲击着经典名著的阅读。但在同样的大环境下，和西游、水浒、三国等同类经典相比，《红楼梦》阅读率还是低了很大一截。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是否《红楼梦》的“书外之障”太多了？

大凡青少年读书，如果以平常心待之，拿来便读，往往能迅速被内容吸引。开始或许囫囵吞枣，随着知识和阅历的丰富，自然化为己用。如果先存了畏惧之心，以为这不是一本书，乃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皓首穷年，不能得其三昧，索性就束之高阁。红楼名望太盛，加上各派研究汗牛充栋，令学生望而生畏，能鼓起勇气，以平常心读之者自然少而又少。历数红学一些流派，目的之一就是要去其障壁，还其本源，使学生知道《红楼梦》不过是一本小说，“红学”也不过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现象，没什么玄虚可言。想知道梨子的滋味，自己尝尝也就是了。

畏难之心既去，还要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这也与前文论及的流派有关。我们知道，青少年容易受到风气的影响，又没有足够的辨识力，越是学力基础薄弱的年龄，越容易被虚荣心蛊惑，求深、求怪以显其能。很多青年读《红楼梦》，不知各家各派的“底细”，读了一两篇所谓红学论文，看到只言片语，就以为这是红楼正宗，结果却误入歧途，不但不能促进语文学习，还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就中学生语文学习来讲，以上五种都不是正道。考据的结论可以拿来用，当知识记下即可。其研究内容是“末”不是“本”，绝大多数学生没有精力和能力，也没有必要研究。索隐派是饱学之士“自娱自乐”的游戏，真把小说当成别样的历史，语文教育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题咏”不妨偶尔为之，但弊在主观感性，不利于理性思维的培养。加之当今追求辞藻、无病呻吟的文章泛滥成灾，此风断不可长。百科派的研究，中学生力不能及。读一些典范作品，增长知识、开拓视野，当然是好的。但必须知道，离开文学本位，语文学习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创作派已经有太多狗尾续貂、画蛇添足的作品，又何必再浪费青年的大好光阴？

中学生读红楼，“正道”是文学鉴赏。实际上，“鉴赏派”也一直是红楼研究最主要、影响力最大的流派。他们把《红楼梦》当成文学作品看待，运用文学创作和阅读接受的理论，采取欣赏、鉴别的方法，探讨思想性和艺术性。这种探讨未必

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但可以在与文本的反复对话中发现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解释它。一旦用自洽的逻辑表述出来，就构成了读者对作品的“解释性理解”。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本书，不同读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并行不悖。其他流派虽然也在建构“解释性理解”，但这种理解的着眼点不在文学，解释的对象也不是语言和文学现象，更何况有的牵强附会，不能自圆其说。对比可知，鉴赏的焦点在书内而非书外。虽然很多名家在鉴赏时旁征博引，既有详实的史料，又有西方文学理论，乃至社会学、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但这些都是用来阐释小说内容和特点的工具。出发点、落脚点和思想方法的不同，是鉴赏派与其他流派的本质区别。

文学鉴赏的着眼点有两个主要方面：“所言”和“所以言”。“所言”，侧重红楼的内容和思想。读一本小说，连它讲什么故事都说不清楚，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因此，鉴赏派从书本的实际内容出发，从归纳概括和分析综合做起，研究作品写了哪些人，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写了哪些事，事与事的联系如何；通过林林总总的人物与盘根错节的事件，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和思想。这些问题讨论清楚了，则人物如在目前，故事如数家珍，情思娓娓道来，就算读懂了半部红楼。“所以言”，侧重写作手法。不同文体在表情达意、叙事抒情上所用的方法有明显差别，诗歌之所以为诗歌，散文之所以为散文，戏剧之所以为戏剧，小说之所以为小说，不是因为题材有明显的分界，而是因为赖以表现题材的方法有着本质不同。在一种文体自身，则古今不同、中西有别。同是小说，《红楼梦》和《平凡的世界》用以结构全书、刻画人物、表达感情、渲染环境等的方法，无不大相径庭；和《老人与海》《变形记》《百年孤独》等外国名著相比，差异就更显著了。《红楼梦》的表现手法是如何体现小说的共性、一般性规律的，又有哪些是独有的、开创性的？这是鉴赏者重要的研究问题。鲁迅说，《红楼梦》诞生以后，一切传统的手法都打破了。《红楼梦》对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有继承，更有颠覆。在今天看来，这种颠覆又具有相当的超前性。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人物刻画、事情推演和环境描写上，如手术刀一样精准。但“现实主义”又何足概括《红楼梦》全部的艺术特征呢？比之《狂人日记》，贾宝玉的言语、行为及其所处的环境，未始不可以看作贾府的“狂人”；比之《变形记》，则幻形入世的顽石、下凡历劫的绛珠仙草、风月宝鉴正反两面的美女与骷髅，未始不是中国特色的“变形”。有学者认为，《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也是表现主义的，甚至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点。即使放在今天审视，也仍然有强烈的先锋色彩。这样的评价非常中肯。在“所以言”的层面，《红楼梦》是永不过时、永不落伍的。随着欣赏视野的扩大、经典作品的增多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总能不断翻出新意，启迪后世。

“所言”与“所以言”不能割裂看待。二者交融于字里行间，如舟行水上，雨

落花间，奏响着和谐的音符。学生读红楼，从语言文字入手，归纳故事梗概，欣赏人物形象，考察思想情感，品鉴表现手法，用自洽的逻辑言说出来，是鉴赏派厝之阅读教学的基本要求。名家如王国维、鲁迅、茅盾、俞平伯、李长之、何其芳、吴世昌、牟宗三、启功等，乃至脂砚斋等评点家，从思想方法看，大抵遵循“鉴赏派”的逻辑。如果把红楼比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些前辈不仅掘出了“宝藏”，更给后世示范了“掘藏”的方法。学生守此正道而读红楼，才有可能真正经历有意义的语文学习。

三

从鉴赏的角度看，《红楼梦》的教学价值异常丰富。

主题思想方面，《红楼梦》是说不尽的，也无需尽说。该书是作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展现，而作者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极深。思想复杂而深邃，既有儒家的济世之心，也有法家的治世之方，更有释、道两家的出尘之想。笔触广大而精微，既能像史家一样严密、准确地写出世事兴衰、人情冷暖，也能如诗人一样时时赋予具体事件以超拔的体验。由此，人性构成的“正”与“邪”，人生历程的“好”与“了”，社会变迁的“兴”与“衰”，男情女爱的“痴”与“空”，这些相反相成的要素错综在一起，构成了全书辩证、立体的“天人哲学”。这样的哲学包裹在“梦”的意象内，穿梭于大荒山、太虚境、大观园中，超出了具体所指的人、情、事、物，模糊了叙事者和主人公的边界，打破了时空的局限，发出对生命存在和社会兴亡的终极追问。作者自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读者何必纠结于朝代年纪，更何必以某一主旨盖棺定论？只要考察其“事体情理”，对人情人性的特点有所了解，对人生世态的表现有所感发，对兴衰成败的因由有所体悟，就目下的经验会意或者言说出来，亦已足矣。年齿日长，阅历既丰，自然会有“少年听雨”“中年听雨”“晚年听雨”的不同感慨，甚而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全新境界。

要大说而特说的，是《红楼梦》的写作手法。原因有二。第一，《红楼梦》的写作手法是独特的，甚至是反常的。不懂其惯用的手法，则无法走进思想内容，连最起码的理解也做不到，甚至有歪曲、误解的可能。第二，《红楼梦》的写作手法是高超的，甚至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最顶尖的。了解这些手法，对培养阅读与写作能力的意义重大。中国古典小说源远流长，从汉末志怪到唐代传奇，再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多少优秀作品值得一读！限于时间精力，我们不可能全部读完。放眼现当代作品，更只能望洋兴叹了。然而没有关系，古典小说读懂《红楼梦》，现当代小说读懂鲁迅，余者“一览众山小”——至少在中国的作家中，这样的表述并不夸张。又何止对阅读的意义呢？初学写作的人都从模仿起步，模仿则需先定“标

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窥见《红楼梦》写作手法之一二，无论章法、结构、详略、抑扬等文章学知识，还是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基本表达方式，不由自主地用到写作实践中来，岂不是得到一位最好的“导师”吗？

《红楼梦》的写作手法同样是说不尽的。学问浅陋，有很多也不是我能说清的。为帮助学生破除阅读障碍，宏观把握全书的写法，这里仅举四个比较能说清的方面，供大家参考。

第一方面，《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突破了古典小说“英雄传奇”模式，创造出既大开大合又错综细密的“立体结构”。整本书就像构思精严的迷宫，读者看到“路在脚下”，走着走着就能发生共鸣，甚至能猜出迷宫主人的一部分心思，但究竟如何建造这座“迷宫”，却只可意会而难以言表。

以另外三本名著对比。三国的结构是“线性”的，这条“线”就是“时间”。从群雄并起到三国鼎立，各路诸侯在同一条时间线上交替演绎历史风云。“正叙”就是沿着这条线往前走，“倒叙”就是顺着这条线往回走，“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就是一条线向前发展，一条线暂时凝滞……作者用如是种种手法掌控时间，从“合久必分”写到“分久必合”。水浒的结构是“聚合”的，聚合方法又有三种。开篇“洪太尉误走妖魔”是“放”，结尾“宋公明神聚蓼儿洼”是“收”，头尾一放一收是“大聚合”。前七十回有四处“中聚合”。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是第一处，写王伦的梁山变为晁盖的梁山，11位头领坐定。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是第二处，写宋江上梁山并带来班底，共40位头领坐定。第五十八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是第三处，写梁山壮大，由防御到主动出击，共52位头领坐定。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第四处，写晁盖死后，宋江正式确立领袖地位，并以卢俊义上山为主线，收服众多英雄，共108位头领坐定。在“中聚合”的间隙又有若干“小聚合”，以英雄本传为中心，或一人带出一人，或一事带出多人，或天罡带出地煞，或领袖带出群雄。英雄好汉由是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最终得满天罡地煞之数。《西游记》的结构是“循环”的，九九八十一难早已确定，不同的就是如何落难、如何解难而已。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发现，《红楼梦》的结构太复杂了。

第一，从时间上看，《红楼梦》从整体到局部，采取了非常精确的“预叙”。“预叙”就是先结果而后过程：一个人物刚刚登场，他的命运结局就通过命名、判词、预言等不同的方式暗示出来了；一个家族刚刚介绍过，则“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果，就提前告诉了读者；一段爱情尚未发生，读者就知道女主人公将“泪尽而逝”了。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宝玉出家、贾府被抄、黛玉焚稿，如是种种，乃悲剧的结果，是为“彻尾”；于悲剧发生之前先使读者预见，是为“彻头”。因为彻头彻尾，读者始终怀惴惴之情，带着悲伤与不忍，眼睁睁看他一步步

起高楼，眼睁睁看他一步步楼塌了，而又无计可施，遂使读者与人物一同陷入悲剧之中，不能自拔。《水浒》《西游》亦有预叙。我们知道误走妖魔必然为祸人间，可是如何为祸以及好汉命运如何，事先是不知道的；我们知道此去西天必然修成正果，但是如何落难解难，事先是不知道的，这就是三国、水浒不够精确、动人的地方，也是《红楼梦》独擅胜场的所在。要达到这样的地步，作者必于动笔之前对每一人、每一事都成竹在胸不可。

第二，从空间上看，水浒有一处空间，两个场所。山西信州龙虎山，洞玄真人封锁妖魔在此；梁山宛子城蓼儿洼，英雄好汉聚义在此，魂归于此。这两个场所都在人间，其实就是一处空间。身在一处，则不能同时在另一处。红楼则不然，它有三处空间，多个场所。开篇“补天神话”乃一处空间，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是也，这是石头的来处与归处。开篇“还泪神话”乃一处空间，这是宝黛等主人公的来处与归处。以金陵城荣国府大观园为主的富贵繁华地乃一处空间，是人物下世历劫的生活所在。一僧一道，穿梭于三处空间，或治病、或解围、或点化，把三者紧紧连接起来；书中的人物如甄士隐、贾宝玉亦可由梦境而入异维空间。至于场所，从皇宫内院、王府大族、公卿府邸至乡村贫居、市井人家、酒肆逆旅、泊岸孤舟，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这样一种大开大合、包罗万象的空间结构，除在现实主义层面对真实社会的描摹，亦使读者有人生如寄，俯仰之间兴亡过眼的感叹，这种飘逸幽深的美学况味，其他作品不能比拟。

试看宝黛初会：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

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

这本是青年男女初见时颇有“眼缘”的戏语，更兼贾母从旁说笑，是现实空间无疑了，而读者谁又能不去回想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往事”呢？小说的叙事张力是由时间和空间的“变形”而引发的。这种变形不是作者笔下的夸张离奇，而是作者使读者的感知发生错位和联想。《红楼梦》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每一处平常的叙事，都能使读者边想前因，边虑后果。以此观照当下，则当下悲喜遂与事情本末连成一片，令人怅惘迷离。

第三，从故事的接榫连线上看，《红楼梦》打破了英雄传奇的斧凿痕迹，最大限度还原了生活的本然。英雄传奇式的小说，把英雄故事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武松打虎、杨志卖刀、单骑救主、温酒斩华雄等等，被放大为一个精彩的桥段，

中间以粗放的笔墨略作连接，就组成一个人物或多个人物的传奇故事。真实的生活并非如此，其本来面貌是混沌的、多维的、可变的。行为不一定遵循目的，计划有可能赶不上变化。细小的事物、偶然的际遇，就像蝴蝶效应一样左右着最后的结果。当结果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又无法清晰地说出演变的过程和阶段。《红楼梦》高度还原了现实生活的面貌。“王凤姐弄权铁槛寺”，原本是停灵住宿，除了丧葬背景之外，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一个夜晚；而净虚老尼竟趁此请托王熙凤去拆散人家的鸳侣。对王熙凤来说，这不在计划之内；对净虚而言，实在是处心积虑的。舍此机会，她如何接近得了炙手可热的凤姐儿？于是，净虚计划内的事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纳入了王熙凤的计划，而这原本是王熙凤计划外的。两人庵里的密议，又遥遥地决定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生死。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最后又成了王熙凤的罪状，为贾府的倒台添了砖瓦。再往深里去说，这一夜，秦钟与智能儿、宝玉与秦钟，各自发生了一段风流情事——这些又何尝在“停灵送葬”的计划内呢？景阳冈有吊睛白额大虫，武松一定会遇上；杨志穷困潦倒去卖刀，牛二必须来捣乱；赵云乱军中寻找幼主，幼主一定得救；曹操准关羽出战，华雄就死定了且那杯酒的温度还必须保持。这就是英雄传奇，不论如何摇曳，写作指向和读者预期之间，人物行动与结果之间，要保持高度的一致，英雄又都有超常的力量使目的如期达成。红楼则不然，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红楼梦》远人工而近自然，结构线索由粗犷渐入细密，甚至淡化结构线索，进一步接近生活的原生态。利用说话做事等日常行为“一路有意无意，东拉西扯，便皆叙出”“顺笔便墨，得空便入，间三带四，一支笔做千百支用”。

第二方面，《红楼梦》的叙事语言有极强的特殊性，作者善用隐喻、双关、反语、留白等手法，使平常事件寓有深味，使表面褒贬暗含机锋，使读者智力、想象有了发挥的空间。

首先，作者善用隐喻、双关的手法，有多重指涉的作用，这一点在称谓、诗词、对联、灯谜等方面体现明显。人名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贾化字雨村、甄费字士隐、英莲、霍启、封肃等，地名如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太虚幻境、大如州等，茶酒名如“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等，皆名中寓意，弦外有音，这是为大家熟知的。红楼诗词颇多，单独拿出来放到唐诗宋词里上品不多，而一旦放入书中看，每首无不合乎人物的才情、心情，切中当时的情境，且暗示相关人物的命运和遭遇。此外，作者援引化用诗词、戏曲，方法也妙到毫巅。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戏中人的唱词既是黛玉生妒的引子，又经过几番周折触动了贾宝玉的禅心，遥遥与第一一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相应。对联、灯谜等亦复如此，仍以第二十二回为例，上半回牵系宝玉出家，下半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则暗含贾府的败落以及诸女日后的结局。贾母制谜“猴子身轻站树梢”，暗示“树倒猢猻散”；

宝钗制谜“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是乘凉避暑用的“竹夫人”。“恩爱夫妻不到冬”，表面说冬来则“竹夫人”无用，实则预示她和宝玉夫妻之情的终结——宝玉是冬天里出家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相关研究早已解释得一清二楚，兹不细表。

要重点说的是“反语”，这种写法可能带给学生很深的误解。譬如宝玉出场时的赞词：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试看古今小说家，可有人这样说自己的主人公？表面上句句都是贬损之词，这样的贬损最大的迷惑性在于，又好像句句是实。用正常眼光看，宝玉可不是“痴痴癫癫”“似傻如狂”吗？张口“女尊男卑”，闭口“国贼禄鬼”。每天不务“正业”，既不学习功课，也不经营家业。他放弃了对家族和国家的责任，整日泡在大观园女儿国。任人规劝，只是不肯听；父母责骂，死活不愿改。但放在全书中考察，则句句又都是褒扬，宝玉身上有作者忧愤所激而推崇的理想人格。红楼写贾府的五代男人。第一代贾源、贾演，第二代贾代善、贾代化，都只是背景。重在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到第五代就没落了。这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以贾赦、贾珍、贾蓉为代表的这三、四、五代男人，对女性、对功名、对家业，都是一个“欲”字作怪。欲望一旦张扬起来，挂在嘴上的伦理、道德，都在邪恶、糜烂的生活里坍塌了。当文章变成争名逐利的工具，家国化作皮肤滥淫的风月场，岂不只有宝玉这种“异端”才最清白脱俗吗？警幻仙子说宝玉“意淫”，字面意思也并不如何高雅。但说的却是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化为行动，便是痴情呵护着一切清白女儿。这种呵护和体贴是超功利的，也是超欲望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对美的眷恋。贾宝玉具备了冯友兰说的“风流”品性，即玄心、妙赏、洞见与深情。这样的境界又怎能人人理解？因此，作者使用大量反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留白，也是《红楼梦》一大特色，这是对读者智力高度信任才有可能采取的写作方法。会读红楼，不看红楼写什么，而善发现作者没写什么。那些该写而没写的，或者该详写却偏一笔带过的，又或者不该这样写却偏偏这样写的地方，是作者着紧用力的所在。第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宴会之前，贾琏、熙凤的对话写到了，贾母、王夫人的态度写到了，宝玉的行为表现写到了，独独不写林黛玉，仅用一句“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分不一，不须多记”，把林黛玉夹在送礼众人中轻轻带过。何也？林黛玉感到“危机”，拈酸吃醋的性格发作了。因此，她没行动、不热情，作者不写正是写！秦可卿的葬礼，婆婆尤氏夫人“病了”，贾蓉凭空不见了踪影，

唯独公公贾珍“哭的泪人一般”，忙前忙后，唯恐不隆重，此中亦有深意也。贾珍、尤氏、秦可卿、贾蓉、王熙凤、贾琏这几个人的伦理关系非常清楚，但实际关系异常复杂。作者通过秦可卿葬礼、贾蓉向王熙凤借屏风等寥寥几个场面，把该写的都写了，不必写的都藏起来，只用焦大醉后大骂轻轻点出，这就是行文运笔不同凡俗的所在，也是读者用智之时。

第三方面是人物的塑造。《红楼梦》写人物是动态统一的，不像别个小说，只能在静态、单一的情境下刻画。金圣叹评水浒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又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事实上，《水浒传》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扁平化、脸谱化的人物有很多，真正写活了的也就鲁达、林冲、杨志、宋江、武松等寥寥十数人。倒是《红楼梦》，全书上下四百多个人物，有一百多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作者把一般的人物描写技巧，如肖像、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发挥到极致外，还掌握了在情境中写人、在运动变化中写人的妙法，而且确保前后的身份、语气丝毫不爽。

我们看他在一个情境下写活一个人物。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赔笑见礼，以“嫂”呼之。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

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过了不曾？”熙凤道：“月钱已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熙凤道：“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这是王熙凤第一次出场，即在贾母、王夫人面前与黛玉厮见。黛玉、贾母、王夫人以及周边的小姐丫鬟，都用以烘托熙凤。正面描写则从衣着打扮、言谈举止、表情语气诸多方面，写其礼节之亏、审美之俗、权术之精、权欲之强，历历如在目前。

再看他在多个情境下写活一个人物。刘姥姥是乡村老妪，年岁既长，世故亦深。他教育女婿狗儿不要干着急，要想办法谋生路。这时，她是能言善辩的，所讲的就是心里的话，并无掩饰。

……狗儿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作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

刘姥姥道：“这倒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看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亲近他，故疏远起来。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他们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爱斋僧敬道，舍米舍钱的。如今王府虽升了边任，只怕这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你何不去走动走动，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要是他发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

刘姥姥去贾府求帮，先见周瑞家的以为引荐之阶。这时，她仍是能说会道的，但说话开始有分寸、礼节，所说的也并非心里真实的想法，有维护自尊心的考虑，却把意思都点到了：

……刘姥姥忙迎上来问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认了半日，方笑道：“刘姥姥，你好呀！你说说，能几年，我就忘了。请家里来坐罢。”刘姥姥一壁里走着，一壁笑说道：“你老是贵人多忘事，那里还记得我们呢？”说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问板儿道：“你都长这们大了！”又问些别后闲话。又问刘姥姥：“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姥姥便说：“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便

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

刘姥姥在“周瑞家的”引荐下，终于见到贾府管事人王熙凤。这时，她突然不会说话了。不仅把握不好分寸和礼节，还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乡下妇人，有自尊心的乡下妇人，在王熙凤的气派面前，仿佛变了一个人。她的变化恰恰是她本质上憨厚淳朴的表现。倘初次见面就能镇定自若、巧言令色，也就不可能成为后来那个仗义搭救的刘姥姥了。

……刘姥姥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像。”凤姐儿笑道：“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了穷官儿，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

……刘姥姥道：“也没甚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甚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

刘姥姥会意，未语先飞红的脸，欲待不说，今日又所为何来？只得忍耻说道：“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的说了。”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凤姐忙止刘姥姥：“不必说了。”

……

这里刘姥姥心神方定，才又说道：“今日我带了您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派头儿，只得带了您侄儿奔了您老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打发咱们作煞事来？只顾吃果子咧。”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止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

待到二进荣国府，刘姥姥一则熟络了，二则明白了大家讨好老太太的心思，则信口开河、放浪形骸。然而，那个刘姥姥仍是刘姥姥，无非换一种情境，随着换了一副面孔罢了——骨子里是依旧的。

再看他在一个情境下写活多个人物。好比一张戏台众人唱，高低上下，流转配合，曲尽其妙。“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一段，把宝玉、宝钗、黛玉三人的性格、心事以及彼此的“尴尬”关系全都写出来了。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此刻忽见宝玉笑问道：“宝姐姐，我瞧瞧你的红麝串子？”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褪了下来。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

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褪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

宝钗见他怔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只见林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钗道：“你又禁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的。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唤，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薛宝钗道：“呆雁在那里呢？我也瞧一瞧。”林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忒儿’一声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的帕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宝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嗷哟”了一声。

第四方面，在于细腻深沉的情感表达。情之为物，最是难言，尤难言表的是男女之情，男女之情中最难拆解的又是少女之情。曹雪芹偏能在寻常笔力不能到处闪展腾挪、游刃有余。须知，《红楼梦》乃是以一群少男少女为主人公的书，大观园女子人数之多远远超过历国、历代的小说。这些女孩子各有各的身世，各有各的性情，贾宝玉周旋其间，又指望人人满意，事事妥帖，实在是“至苦至难”的差事。偏偏他眼底心上这个林妹妹，又身世凄苦、才情超逸、秉性多疑、处世清高、嘴上刻薄，这就不只是贾宝玉个人的难题，也是对作者极大的挑战。作者写宝黛爱情，真能设身处地，把爱情写得细腻复杂而又真实感人。

林黛玉进贾府是第三回，因为母亲去世。林黛玉中间离开贾府在第十二回，因为父亲病危。第十六回起，林黛玉就成了彻彻底底的“孤儿”。这时她十三四岁，已到谈婚嫁的年龄。古代姑表亲、姨表亲可以通婚，再加上宝黛耳鬓厮磨，感情基础好，黛玉又是大家闺秀，气质出众，才华横溢，简直是天造地设。然而，林黛玉每个优点同时也是缺点。相貌好但身体不好；才华高但是聪明外露；感情基础好但总和贾宝玉闹别扭；口才好然而尖刻，下人们得罪得差不多了；出身名门却人丁不旺，没人撑腰也没有钱财。对于“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贾府，宝玉娶黛玉，无益家业。

林黛玉第三回进贾府，薛宝钗第四回就来。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表面写薛蟠抢男霸女，贾雨村恩将仇报，但站在全书整体来看其“结构意义”，最重要的在交代薛宝钗进贾府。至此，主人公悉数登场，才有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的总纲。宝钗一来，林黛玉处境就变了。她有的宝钗都有，她没有的宝钗也有。不仅有亲妈和哥哥，还会做人，有教养，深得贾府上下赞许。更重要的，宝钗还有“金锁”。且第八回就早早地“贾宝玉奇缘识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与贾宝玉建立了婚姻上的某种联系。那么，宝玉作为当事人态度如何呢？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

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况自天性所禀来的一片愚拙偏僻，视姊妹弟兄皆出一意，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其中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

这段话出自第五回篇首。作者安排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就在揭示林黛玉的病根儿、宝黛爱情动辄兴波的主因。仍以第二十二回为例。因为熙凤和贾母张罗给宝钗过生日，且是及笄之年的生日，黛玉遂因爱生妒，借题发挥。

这日早起，宝玉因不见林黛玉，便到他房中来寻，只见林黛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看那一出？我好点。”林黛玉冷笑道：“你既这样说，你就特叫一班戏来，拣我爱的唱给我看。这会子犯不上趾着人借光儿问我。”宝玉笑道：“这有什么难的。明儿就这样行，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儿。”

黛玉参加宴会不积极。宝玉来请，她却冷笑着说了这番话。所幸宝玉“机敏”，一句“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儿”，化解了“危机”。

宴会上看戏时。薛宝钗点了一出《山门》，贾宝玉不喜欢热闹，宝钗就给宝玉讲戏。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

“山门”和“妆疯”是两出戏名，林黛玉用“双关”来嘲笑宝玉。但毕竟是公众场合，火气只能又压下去——于是大家看戏。

散场之际，王熙凤开了个玩笑，说戏子长得像一个人（指黛玉）。史湘云率尔而对，宝玉只得给她使眼色。宝玉一片好心，结果既得罪了湘云，又给了黛玉发火的机会。

……刚到门槛前，黛玉便推出来，将门关上。宝玉又不解其意，在窗外只是吞声叫“好妹妹”。黛玉总不理他。宝玉闷闷的垂头自审。袭人早知端的，当此时断不能劝。那宝玉只是呆呆的站在那里。黛玉只当他回房去了，便起来开门，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黛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关，只得抽身上床躺着。宝玉随进来问道：“凡事都有个缘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了，终是什么缘故起的？”林黛玉冷笑道：“问的我倒好，我也不知为什么缘故。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我并没笑，为什么恼我呢？”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宝玉听说，无可分辩，不则一声。

黛玉又道：“这一节还恕得。再者，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领你这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

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不懂红楼写情特点的读者，可能觉得林黛玉因为被比成戏子生气，而宝玉劝湘云的话又被黛玉听了去，才火上浇油，进而以黛玉为不近人情。作者高明之处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男女的爱情心理，并把它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男人生气是现实主义的，有事才生气；女人生气是表现主义的，生气才找事。林黛玉的气是早已坐了病根的，是有身世背景和形成过程的，凡事都可以触发。薛宝钗过生日如此隆重，林黛玉早晚会找出事来，而且只能对她所爱的宝玉发脾气。

这类精彩描写太多了。何止宝黛之情，红楼多少痴儿女的爱和忧愁都被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并且精确、冷静地表现出来了。又何止少年男女的爱情，祖孙情、母子情、父子情、夫妻情、兄弟情、姐妹情，都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作者白云：本书大旨谈情。又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诚哉斯言！



章回伴读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1]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2]，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



①曹公本意，无非是和泪为闺阁立传，成一部女儿谱。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此可谓石破天惊。

语村言，敷演^[3]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①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4]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5]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

[1] 饫(yù)甘餍肥：饱食香甜肥美的食物。

[2] 茅椽(chuán)蓬牖(yǒu)：屋顶和窗户都是用茅草、蓬蒿做的，形容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贫困。茅椽，茅草盖的屋顶。牖，窗户。

[3] 敷演：陈说并加以演绎。

[4] “此开卷第一回也”以下一大段文字，究竟是正文还是脂砚斋批语，在学界仍有争议。本书仍将此段放在卷首，但更换字体以示区别。

[5] 青埂峰：谐音“情根峰”。《红楼梦》中的人名、地名多谐音双关，如后文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甄英莲（真应怜）、霍启（祸起）、封肃（风俗）、娇杏（侥幸）、十里街（势利街）、仁清巷（人情巷）等。

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①



①又失落又自负，又是“灵物”又“没有实在的好处”，写尽千古文人悲剧心态。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

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



②脂评曰：“四句乃一部之总纲。”（甲戌本侧批^[1]）余谓不然。《红楼梦》的主旨，不在作者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宣扬四大皆空，而在胸中蓄一段难舍之痴情，了犹未了。

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②，倒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2]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3]，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

[1] 《红楼梦》自传抄行世，就带有脂砚斋的点评（简称“脂评”）。这些点评以其在书中所处位置不同，分为侧批、双行批、眉批、回前批、回后批五种；在现存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抄本，如《胡适藏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甲戌本）、《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简称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简称戚蓼生序本）、《乾隆己卯四阅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己卯本）、《乾隆庚辰四阅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庚辰本）、《原苏联列宁格勒藏本》（简称苏联藏本）中，其内容也不尽相同。在本书的批注中，凡引用脂评处均注明了其所属版本的简称和点评的种类（例如“甲戌本侧批”），供读者参考。

[2] 踮脚：垫脚。

[3] 诗礼簪缨之族：指书香门第，官宦家族。簪缨，贵者的冠饰，这里代指做官。

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1]云：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2]记去作奇传？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



①“将世人欲驳之腐言，预先代人驳尽。妙！”（甲戌本侧批）

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①，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

微善，亦无班姑、蔡女^[3]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汕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4]，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



②人物语言当毕肖其身份、见识，否则大不近情理。

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鬢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②故逐一去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

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事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

[1] 偈(jì)：佛经中的唱词。

[2] 倩(qìng)谁：请谁。

[3] 班姑、蔡女：班姑，即班昭，东汉史学家班固之妹，曾参与续写《汉书》，编有《女诫》七篇，和帝时曾担任过宫廷教师，人称“大家(gū)”，故称“班姑”。蔡女，指蔡文姬。其名琰，东汉文学家蔡邕之女，博学多才，精通音律，著有自传体长诗《悲愤诗》。

[4] 文君：汉代卓王孙的女儿，新寡后与司马相如私奔，结为夫妇。“文君当垆，相如卖酒”被传为佳话。

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1]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



①“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后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甲戌本眉批）



②贾宝玉乃“绝代情痴”，作者亦为“古今第一情种”。“辛酸泪”者，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而掬也。作者以辛酸泪哭成此书，书未成，泪尽而逝。

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2]。①并题一绝云：满

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②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3]，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

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



③引出“木石前盟”。



④“瑛”字点宝玉。

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③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瑕宫中，名他为赤瑕宫神瑛侍者^④。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

[1]红娘小玉：红娘，《西厢记》中崔莺莺的丫鬟，曾促成张生与崔莺莺相好。小玉，唐代蒋防所著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中的女主人公。

[2]《金陵十二钗》：通常认为是由第五回太虚幻境“薄命司”册子上所写的十二个女子而得名。

[3]地陷东南：东南大地塌陷下沉。传说共工与颧项争帝，怒而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

上行走，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仙草**^①，十分娇娜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



①绛珠者，血泪也。点黛玉。



②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神瑛灌溉、绛珠还泪之说温柔缠绵，至情至性，奇矣幻矣！



③全书之主，唯宝黛二人也。

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仅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只因尚未

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

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②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这

石正该下世，我来特地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③”

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

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逗他玩

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1]的热闹。

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2]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撒身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淅淅^[3]。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4]后，我在北邙山^[5]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6]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赔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恕诳驾^[7]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的呆了。

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

[1] 过会：旧时遇节庆，随地聚演百戏杂耍、笙乐鼓吹之类，观者如潮。

[2] 挥霍：洒脱，无拘无束。

[3] “菱花”句：隐喻英莲（后改名香菱）被呆霸王薛蟠强占作妾的不幸遭遇。菱在夏日开花而竟遇冰雪，“生不遇时，遇又非偶（甲戌本侧批）”，定然遭到摧残。

[4] 三劫：佛以世为劫，三十年为一世。三劫即九十年。

[5] 北邙（máng）山：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北。东汉及北魏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后来常泛指墓地。

[6] 淹蹇（jiǎn）：停留、阻滞。

[7] 诳驾：欺骗大驾，犹言失陪，表示歉意。

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1]。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



①为第二回点评娇杏命运“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张目。

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①



②点“风尘怀闺秀”。穷酸之人，大抵做此存想。

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②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

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2]？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曰：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3]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斝^[4]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5]，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到者。”士隐不待说完，

[1] 权腮：指人颧骨长得很高，被认为是贵人之相。

[2] 月下俦(chóu)：月下老人用红绳系定的伴侣。俦，伴侣。

[3] 芹意：谦辞，微薄的情意。

[4] 飞觥献斝(jiǎ)：觥筹交错、饮宴尽欢的情景。献斝，本义是酒席上行酒令时规定饮酒数量，这里引申为劝饮。

[5] 时尚之学：这里指明清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和试帖诗等。

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1]，兄宜作速入都，春闱^[2]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馀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3]，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①”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①写贾雨村名利心肠炽热。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的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4]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5]，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的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

[1] 大比：明清科举考试的乡试、会试均三年一科，故也称“大比”。这里是指会试。

[2] 春闱：会试在春天举行，也称“春闱”。闱，科举时代的考场。

[3] 黄道黑道：旧时迷信，称吉日为黄道日，凶日为黑道日。

[4] 孺人：“孺人”在明清为七品官之母或妻的封号，旧时也为妻的通称。

[5] 炸供：油炸供神用的食品。

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1]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脱^[2]，麻屣鹑衣^[3]，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4]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5]。择膏粱^[6]，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



① “此等歌谣，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通俗，故只此便妙极！其说得痛切处，又非一味俗语可到。”（甲戌本眉批）

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7]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①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

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当下烘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可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服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发卖，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

[1] 下世：去世。

[2] 落脱：也写作“落拓”“落托”，放浪不羁。

[3] 麻屣（xǐ）鹑衣：穿着麻鞋和破烂衣服，形容生活困苦窘迫。

[4] 黄土陇头：指坟墓。

[5] 强梁：强横，这里指强盗。

[6] 择膏粱：挑选富贵人家子弟作婿。

[7] 紫蟒：紫色的蟒袍，指官服。

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倒发了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 章回总评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既不像《金瓶梅》一味写实，也不像《西游记》专志怪异，而是写得虚实相映，摇曳生姿，而两者又融合无间。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甄士隐仗义疏财、元宵节英莲被拐、甄家被火遭遇变故，是实写；顽石幻形入世、木石前盟、甄士隐梦幻识通灵，是虚写。两者如二水分流，汇合于甄士隐一番了悟之后随一僧一道飘然而去。这样虚实结合有什么好处呢？王蒙^[1]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写实描写像铁一样沉重、金一样珍贵，而《红楼梦》里装点穿插的这些幻化故事，用独特形色的烟霞衬托打扮起我们的铁与金来。写实的作品中，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色彩。

◎ 思考题

就本回而言，《红楼梦》“满纸荒唐言”的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1] 王蒙：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代表作《青春万岁》等。著有《红楼启示录》《评点〈红楼梦〉》。